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二回 中狀元喜報蓬蓽門

詩曰：日出東來還轉東，勸君行善莫行兇；行善自有天保佑，行惡到底天不容。 俚言敘過，書接上回。卻說夢月聽得張虎之妻劉氏之言，咬牙切齒，劍起頭落。行李搭在馬上，將蘭英的馬拉著，一直望清河鎮而來。不多一時，來至大街之前，訪問蘭英的下落，並無音信。暗想姑娘一定被水沖去，不免買些紙錢，到潭邊去燒了，痛哭一場，與姑娘一路去罷。遂買些紙錢急來到潭邊，把那個兩匹馬拴在那樹上，方才要去燒紙錢，竟自忘了帶火來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左近是人家的後門，門外有一幼童玩耍，夢月近前，口稱：「相公借光，與我對個火來。」原來這一個玩童，就是金桂，金桂回家中來到繡樓以上，說：「與我點個火，外面有人求火使用。原來是遠來的。那白面書生，在潭邊拜求神藥哩，等著燒紙錢哩。」

玉梅說：「桌子上有個火爐，點著去罷。」金桂點了火煤，來在後門以外，即刻遞於夢月，且自不提。

單說玉梅叫道：「姐姐！方才金桂說，後門外有一白面書生，拜求神藥。咱何不去到後門樓上去看看。」蘭英說：「正合吾意。」二人隨來至後門樓上，只見夢月雙膝北跪，放聲大哭。唱：

李夢月北跪潭邊淚漣漣，哭一聲姑娘死的好可憐。只為你爹爹嫌貧來害婿，你方才尋兄救夫女扮男。青峰山遇賊我曾把你救，為什麼誤下賊店入套圈？你也曾贈銀把你婆婆殮。你也曾下書寄銀到南監，你也曾假托看燈行孝道，你也曾留下姪女居家安。不料想好人卻是沒好報，算來是先受蒙汗後入潭。果然是姑娘身在潭中死，望乞你刮個旋風我身邊。今日裡潭邊與你燒錢紙，你拿去陰司以內作盤川。痛煞人出門是咱人兩個，到如今落我影隻又形單。我姑娘陰司路上等一等，我與你全見閻王去喊冤。李夢月哭著方待往潭跳，耳旁邊忽聽有人喊聲喧。

話說李夢月啼哭了一會，才要往潭內跳去，忽聽有人叫：「月姐！」四下抬頭一望，並無一人，心下想道：「怪不得俗語說人要將死，鬼跟三天。我方才欲往潭裡跳，就有鬼叫我咧。」月姐正在犯疑，又聽有人叫道：「月姐不要啼哭，往這裡來罷！」月姐抬頭往上一看，只見那後門樓上，有兩個閨女，一個是蘭英小姐，一個不得認識，弄得人鬼莫辨。只得起身來向前走，那蘭英玉梅二人，在樓往外相迎。

蘭英一見月姐，把手拉住，說：「月姐，你如何在此處！」夢月說：「我到這裡，此話一言難盡！我且問你，到底是死也沒有？」蘭英說：「妹妹幸有人救，還不曾死！」夢月說：「姑娘呀！」唱：

李夢月秋波杏眼淚珠頻，叫了聲姑娘聽我說分明：清峰山遇賊持刀將你害，那時節救你幸我這彈弓。俺二人自從清峰山散了，為找你一夜無眠到天明。我往那四下村莊找個遍，都說是不知你往那裡行。昨一日路遇張虎賊夫婦，推買馬用計謊到大松林。一怒間殺了張虎追劉氏，問出了害你真誠與實情。他說你服過他的蒙汗藥，要想著抬入深潭被人驚。殺劉氏得你行李與馬匹，因此上找你才往這方行。我料著姑娘定在潭中死，我方才焚化紙錢祭屍靈。若不是恁兩方才把我叫，險些兒跳入深潭赴幽冥。夢月姐且哭且訴如酒醉，旁邊裡痛壞玉梅和蘭英。

話說蘭英說：「月姐不用啼哭，咱姊妹既然重逢，就是大幸。」月姐把淚痕止住，說：「姑娘究竟如何得生？」蘭英就把求神醫親之事說明。月姐說：「真乃吉人天相。」

一行說著，把馬拉進院內拴好，三人將行李拿到繡樓。不多時丫環拿了洗臉水來，叫月姐淨了臉，換了女妝。仝著玉梅蘭英拜見夫人。夫人一見問蘭英說：「這位是誰？」蘭英說：「這是相伴甥女行路的月姐。」夫人滿心歡喜。

三人回至繡樓，用飯已畢，蘭英說：「那清峰山的賊寇，如狼似虎，妹妹如何逃走？」夢月就把他滅賊的事說了一遍。蘭英說：「姐姐真有大將之勇了！可惜不曾叫妹妹學習學習。」唱：

趙蘭英口稱姐姐長笑容，說道是姐姐武藝立奇功。你若是當初在府來教我，到如今我也學的大半通。咱二人同居繡樓好幾載，你只教學習針黹做女工。難道說遇賊誇我針黹好，那賊人就肯饒命路途中？玉梅說從投師也不算晚，咱今日先給月姐慶賀功。俺二人離別重逢是大喜，我陪著恁兩個吃團圓鐘。在我家住上三朝並五日，學幾天恁好扮男上北京。暫把這蘭英記在王府內，急回來再把報子明一明。

話說孫繼成中了狀元，京內報子，星夜來到無錫縣東關下了坐騎，乘手當胸道：「眾位大哥們請了！動問一聲，那是孫狀元老爺的尊府？」眾人見他說話是北京語音，回說：「俺這東關內姓孫的甚多，他豈無個名諱麼？」報子說：「官大不敢提名。」眾人說：「暗地裡無妨。」報子說：「這個狀元老爺，官名繼成。」眾人說：「是大相公中了頭名！」一齊歡喜不盡，說道：「大相公今科中得好！好報報他家的冤枉！」

正然說著，劉保賣豆腐回來，眾人說：「客人，就叫那賣豆腐的領你去罷！他就是孫老爺的鄰舍居。」報子說：「多承眾位指教了。」遂牽馬來到面前說道：「動問老兄，且自慢走，我在前面打聽明白，都說老爺與孫老爺是鄰緊，望乞與我傳稟一聲，就說京報前來報喜。」